

走出地图

世界尽头的往事

唯有理想与爱人，不可辜负。理想不死，我们不散。



走出地图

世界尽头的往事

杨志
著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出地图：世界尽头的往事 / 杨志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2017.1

ISBN 978 - 7 - 5014 - 5609 - 3

I. ①走… II. ①杨…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8644 号

走出地图——世界尽头的往事

杨 志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

印 张 8.2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6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609 - 3

定 价 36.00 元

网 址 www.qzcb.com

电子邮箱 qzcb@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世界就在你心中

(他序)

文/谢漪珊

我就是 KUMA 笔下的内勤西施。从 2014 年 5 月刊到 2015 年 11 月刊，《走出地图——世界尽头的往事》在我所供职的《山野》杂志上共连载了 19 期，当时的题目叫做《雪国星辰》。我对于书中的人，有的熟悉，有的陌生，但他们的故事我都知道——那是在被狂风积雪蹂躏的帐篷中，在含笑带泪的酒桌上，无数次被讲述的传奇经历。

在连载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看着他们在 KUMA 的文字中那样鲜活地出现。那些记忆中青春的身影，怀着对世界的好奇，以永远年轻的姿态，攀登着，探索着，纠结着，前进着……

和这些登山者打交道是我的工作，当然是以文字和图片的方式。我认识的他们有着不尽相同的目标和故事，但和 KUMA 一样，他们都“向往着流浪和冒险的生活，坚信脚步停下的地方就是家乡”。就这样，十多年来，攀登和探险改变了大家的人生轨迹。

残酷的珠峰、暴虐的 K2、神秘的透明梦柯、伤痛的婆缪，干涸

无垠的沙漠、诡异怪诞的南极、桀骜不驯的原始部落，对世界看法一成不变的老外婆、隐秘山峰脚下古灵精怪的小姐妹、尼泊尔山谷中蝴蝶带来的隐秘预言，还有夏尔巴人丹增·拉克巴心中的冰雪地狱和艰难的自我救赎……“探索的脚步，为我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带领我们走出地图，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尽头”，也看到了生命的无限可能。

KUMA 为我们写过关于登山、徒步、探洞、潜水甚至马拉松等五花八门的好稿子。见多了户外领域粗犷不羁的“爷们儿”，他文章中流露出的敏感和温情常常让我纳闷儿，这小子是怎么做到用一颗玻璃心行走在冰峰雪岭间的？在我看来，好稿子真的不是催出来的，甚至不是写出来的，是 KUMA 们在山巅上、在旷野中，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Leo 在夜的云海上游荡着。在他的下面，沉睡着永恒。他只身一人，迷失在我们头顶璀璨的星空中。然而，他的手依然紧紧抓住这个世界。他抱着的，是我们期盼他归来的呼喊。” Leo 也曾是我的作者，这段描述 Leo 消失于暗夜中的文字刹那间击中了我。

一个，两个……那些 QQ 上再也不会亮起的头像，都是我心中无法抹去的伤痛，或许对于别人而言微不足道，但他们却是我记忆里的星辰，我想这也是 KUMA 写作的初衷，就像《三体》中太阳系行将被降维毁灭前，罗辑对于保存人类文明智者般的提示：“刻在石头上”——总有一些会留下来的，或许幼稚，或许莽撞，但那是属于每个人的故事。感谢 KUMA，让我们在被风雪磨砺之后，还能记得当初的模样。

走出地图才会发现，其实世界就在你的心中。

十年

(自序)

这本书，构思了很久，今天坐在电脑前，敲下了第一段话，突然发现不知道该怎么写了。直到现在我依然不敢相信，已经过去了10年。

我到底想要写的是什么？

是攀登，还是流年？是那段和攀登有关的流年，抑或是那段流年里的攀登？

我现在的生括稳定而悠闲，时常会想起几年前别人对我的评价：好好的一个人，就让登山耽误了。

我很汗颜。其实他们不应该因为我的生活轨迹偏离了他们的预想，而将责任归结为攀登。事实上如果没有攀登，也会有别的东西填充我的生活。其实本没有什么耽误，所谓的耽误也只是我耽误了自己。

但是我必须承认，攀登和探险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如果不是攀登和探险，我也不会写下这些文字。

2004 年，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份，很多行业经过数年的积累，在那一年很自然地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的生活也很快充满了各种陌生词汇。那一年的雅典奥运会，中国人记住了一个叫刘翔的年轻人；那一年“乡村鸡”改名叫“乡村基”，据说是因禽流感；那个时候的手机刚进入彩屏时代没多久，没有 GPS，没有 3G，更不要谈什么“苹果”之流了。

对我而言，2004 年，那是我登山纪元的元年，我开始进入蛮荒。那个时候的我，年轻而狂热，向往着流浪和冒险的生活，坚信故乡永远都在脚下，步伐停下的地方就是家乡。那个时候的我，满脑子都是 Solo 贡嘎山，开创中国阿尔卑斯式攀登新纪元，或是驾一叶扁舟闯过七海之类的想法。

就这样，我开始了混迹山野的生活。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的生活从一座山转到另一座山。我的日程只有登山和准备登山这两个安排，一直到今天，到我写下这些文字为止……

在这本书里，有些人用的是真名，有些人则用的是假名。那是为了避免触碰一些中国登山人共有的伤痛。但是，故事都是真实的，都是我和我的朋友们在青春岁月用信念、血汗甚至生命写下的。他们，那些年轻的登山人是我所见过的最勇敢的人。

这或许不该是一本书，而是一段历史，一段草根们的不会被载入史册的历史。但是，谁又还记得刃脊登山队在中国攀上了一座又一座未登峰的故事，谁又还记得当年高喊“就在今天，踏着我的身体，把我们的名字刻在这条线路的历史上”的那些年轻、激昂的登

山人呢？多年之后，如果有人考证起中国民间登山探险发展史的时候，这一段岁月定是浓墨重彩。

为了那段草根们的历史，也为了自己那段过去的青春，我会写出我的纪念。

金钱、汗水、鲜血、青春、生命。无法否认，攀登和探险带给我们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很多人的人生因此而改变。有的人因此而离开了我们，Le Vent 在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山脉腹地被枪杀，Wind 陨落于婆缪峰，这个让人悲伤的名单很长。但是，正是他们的探索，为我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带领我们走出地图，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尽头。

无数次，当危机降临的时候，我们都坚信，我们一定会成功。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10 年了，我们从未松懈。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一生都是为那个目标而存在的？但我想，那是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

生命如斯。

和我在一条绳子上爬了很久的搭档 Fire，听说了我对这部书的构思，很认真地对我说：“你是一个高傲的人，带着你的高傲坚持把这部书写完。我们那一段有关攀登的流年，你要写下来，把我们的故事告诉人们。”对此，我很茫然。

我该怎样写，那一段有关我们的青春和攀登的流年？如果我写下的文字没人看，我是否还有坚持写下去的勇气？

直到今天，我想起早年刚开始登山时，一个路人曾对我说过的

话：“有的事情啊，还是记住比较好。当你老到只能坐着摇椅躺在院子里晒太阳时，你可以把那些故事讲给你的孙子听，还可以用那些往事感动一下你干枯的心脏。”我释然了。

这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原动力。

忘记了是谁曾经很伤感地说过：“我们都以为我们可以永远在山上追逐、嬉闹，可以永远在一条绳子上爬下去。谁都不会注意，那条我们认为可以一直爬下去的绳子会在时光里老化，那条我们认为可以永远爬下去的线路会在岁月里慢慢变化。就像我们谁都没想到，有一天我们或许会陆续退出或老去。”其实我们都是蒲公英的孩子，年少的我们会以为大家可以永远在一起爬下去，当风吹起时我们才恍然惊觉，每一个人都可能随风散落天涯，回头看时已经找不到哪里是故乡了。此时，我只想问：散落在天涯的伙伴们，你们还好吗？

目 录

第一章 山峰	3
第二章 同伴（献给星骋）	25
第三章 探险和世界	45
第四章 荒野奇缘	63
第五章 在荒野中	71
第六章 失落帝国的心脏	135
第七章 尘埃落定	181
第八章 航向晨曦	201
第九章 守望黎明	223
后 记	249

谨以此书纪念中国阿尔卑斯式攀登。

探险所给予我们的一切，远比这个世界所有的书籍加在一起都更加渊博广阔，因为它刺激我们不断去挑战高度或自己。当人类在遭遇障碍而奋力向上攀登的那一刻，也恰恰是他发现并了解自己内心最好的契机。1760年，瑞士科学家德·索修尔在沙莫尼小镇贴了张告示：凡能登上或提供攀登勃朗峰之巅路线者，将以重金奖赏。正是这张告示引导着人类打开了空气稀薄地带的大门。

1786年8月6日，在告示贴出26年后，人类创造了穿越空气稀薄地带大门的传奇，乡村医生捷·巴卡和水晶石采掘工巴尔玛从小镇沙莫尼出发向勃朗峰进发。8月8日下午，西欧最高峰——勃朗峰上首次被印上人类的足迹。

1787年8月3日，德·索修尔在捷·巴卡和巴尔玛的协助下登上勃朗峰，揭开了现代登山运动的序幕，那一天也成为现代登山运动编年史的元年。

我不时会想起我第一次在黑水县的夜间攀登。深蓝的夜空中，一道银河斜斜地挂在远方，而一轮金色的圆月则高悬在我的头顶。

那道银河闪烁着的辉光，似乎在引导着我审视自己的内心。在

那个空气稀薄的地带，将要入睡的月光洒在我的身上，也同样洒在了这个世界其他人的身上。伴随着沉重的喘息，我不断想象着那些和我沐浴在相同月光下的人们在做什么。或许有的人还在为生计奔波，或许有的人正在某个角落相爱，或许有的人正在沉睡……而我则想走近这一切，和他们聊上几句。

第一章

山峰

我即将打开空气稀薄地带的大门。待到明日，我将踏入那个由冰霜巨龙把守着的圣殿，目睹万千闪电笼罩着的王座。只待明日，将是崭新的开始，升起自由的旗帜。只待明日，新的世界只属于勇敢者，新的世界正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只待明日，我的人生才有意义，我的世界才刚刚开始。只待明日，只待黎明，只待破晓！

2004年，我以实习员工的身份进入“探险顾问”公司，这家公司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在那个时候，“探险顾问”是中国最优秀的商业探险公司，从事的业务包括商业攀登、定制探险，以及攀登技能培训和高原徒步等。我就是在那里，学习了关于探险和登山的一切。和所有刚进入公司的同事一样，在有幸成为正式员工前，我度过了近一年的培训期。在那一年里，我和新同事每天只能待在公司的会议室里听课。上课的人是我们的老板也是老师——老苏和他的搭档安德烈。安德烈是俄国人，在中国登山的时候认识了我的老师，两个人一拍即合，共同创立了“探险顾问”公司。

我们的教材包括一套公司自己翻译的攀登技术资料和一部别人翻译的《登山圣经》，以及一部英文的《Mountaineering》，也就是登山圣经的原版。设立的课程包括攀登基础、紧急救护和一直不怎么能听得懂的高山气象。

公司的楼下则是西南地区户外用品销售最集中的地区，我时常可以在这些户外用品店和青年旅社与攀登者们擦肩而过。他们通常都披着被攀登器械刮破又打上几重补丁的羽绒服，看起来很粗糙，神情冷漠，但有的时候也会主动告诉我关于攀登的经验和教训。当我每次看到从山上归来的攀登者时，我都会忍不住腼腆而小声地向他们询问攀登的一切，他们通常用不多的几句话向我们讲述他们的攀登。这些简单的讲述对于还没有经历过真实攀登的我而言，构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世界。那是一个布满了陷阱和圈套，充满了冰刀雪剑和危险的蛮荒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冰霜巨龙守卫着山脊，万千闪电和冰雹笼罩山顶，那些攀登者们用近乎于艺术的攀登技巧登上山顶再平安归来，令我始终怀抱着对他们的尊敬。然而总有那么一天，他们中的某一位会猝然离开，再也无法回到大家中间。

我还曾记得某一次飞雨从阿尼玛卿山Ⅱ峰归来的场景。他当时面对着我们坐在餐厅的角落里，蓬头垢面，脸上还带着被高山紫外线灼伤的痕迹。他左侧的肩膀低垂着，像是还被背负的重量压着，难以抬起。阿尼玛卿山Ⅱ峰，我只从书上还有攀登者的谈话中听说过。那里的天空是腐烂的，雪在很多时候都是处于一种糟糕的半融化状态，攀登那座山峰的时候攀登者必须时时同烂泥般的半融雪搏斗。我向他打了个招呼，他向我微微点了点头算是回应，便低下头一言不发地大口吃起了炒饭。我小心地坐到他身边，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弄得如此憔悴。飞雨似乎没有听见我的问话，只是停止了吃饭，低下头用勺子柄顶住了下巴，似乎在思索什么。

过了好几分钟，他才像是听见了我的话，开始试着回忆。他突然抬起头，爽朗地大笑起来。飞雨是一个很少笑的人，但他短暂的大笑似乎立刻就甩掉了脸上的疲倦。他并没有对自己的狼狈做出什么解释，在笑容散去后他简单地回复了我：“糟糕的天气，恶心的雪。”飞雨又低下头去，继续大口吃着饭。在那个灰色的小餐馆里，旁边几桌正在大吹大擂，飞雨的沉默显得如此高贵。我试着用他告诉我的几个词汇拼凑出一个天使通过奋力搏杀最终将恶魔斩杀的场景。

几年后，飞雨在库布齐沙漠失踪了。

终于有那么一个夜晚，我站在老苏的办公室里，简短地对他说：“我需要请 10 天假，我想独自完成我的处女攀。”

我站在那里，盯着他的嘴唇，等待着他批准我的假期。短暂的沉默过后，他说：“你确定？那……我祝你好运。”

对于即将开始的处女攀，我知道将要面临的是什么。对于还没有真正攀登经历的我而言，最大的对手将是自己。虽然近一年的培训让我积累了丰富的攀登理论知识，我可以一字不差地背诵建立保护站的注意事项，还可以闭着眼睛打出超过 20 种的绳结，更可以用 10 分钟的时间就搭建好一套用于冰裂缝救援的滑轮组系统。但是，我却还一次都没有上过高原，我对于高山的印象只限于教学课上的幻灯片和一些攀登照片，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然而，公司规定：新入职向导的初次攀登必须在公司许可或是在公司其他向导的

带领下才能实施。

这就是为什么这天夜晚，老苏反复用他沉稳的声音叮嘱我一些事项：

“在高山上，攀登在云海的上方看着手表液晶屏上的高度不断刷新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但是……”

老苏的声音变得更加缓慢，“但是你必须知道自己该何时进退。记住，你攀登的高度越高，距离顶峰越近，也就愈加危险”。

仅仅就是一瞬间，那个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的空气稀薄地带，就脱去了温柔而神秘的面纱，那片美丽的云海变成了一个陷阱。我完全能够想象出，在我脚下铺展开的白色云海，隐藏着怎样狰狞而致命的骗局。那里没有属于都市的喧嚣和车水马龙，也没有情人间的呢喃细语，占领那片云海上方的只有无边的孤独和永恒的寂静。我完全明白了老苏和安德烈在训练我们的时候一直念叨的一句话：“在高山上，如果危机出现，就必须战斗到底。如果训练有素，你将生还。若非如此，大自然将把你据为己有！”

和老苏拥抱之后，我带着一丝忐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但刚一走出阴暗的办公室，一种稚嫩的骄傲就立刻占满了我的内心。再过两天，我将自己独立踏入那片我一直向往着的空气稀薄地带，成为一名真真儿的登山人。但是在骄傲的同时，那一丝忐忑依然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我突然觉得自己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毕竟这是我的处女攀，我担心如果我真的在攀登中遇到什么麻烦，我自己会紧张地忘记怎么处理。我反复查阅着地图，然而地图除了一遍又